

● 高等学校中文专业函授教材

● 八校合编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

(上册)

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

上册

刘泰隆 赵 明 主编

黄曼君	林志仪	林焕标	吴立德
雷 锐	石发亮	李吾修	杜运通
	李玉昆	黄 璞	

编 写

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

上册

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

全二册（上册）

八校合编

☆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
（广西桂林市三里店）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广西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3.125 字数 330千字

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,001—5,500

ISBN 7-5633-0029-5/G·023

统一书号：7502·023 定价：3.25元

目 录

精 读 部 分

一、小说

鲁 迅

阿Q正传 3

祝福 47

伤逝 67

茅 盾

子夜（故事梗概） 90

巴 金

家（故事梗概） 99

老 舍

骆驼祥子（故事梗概） 106

艾 芜

山峡中 113

张天翼

华威先生 182

沙 汀

在其香居茶馆里	142
赵树理	
小二黑结婚	163
丁 玲	
果树园	182
周立波	
分马	194

二、诗歌

郭沫若	
凤凰涅槃	211
闻一多	
死水	226
徐志摩	
再别康桥	231
戴望舒	
雨巷	235
殷 夫	
血字	240
臧克家	
老马	245
艾 青	
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	249
何其芳	
生活是多么广阔	258

李 季

王贵与李香香（第二部）	262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三、散 文

鲁 迅

秋夜	283
“友邦惊诧”论	289

朱自清

荷塘月色	294
------------	-----

瞿秋白

一种云	301
-----------	-----

夏 衍

包身工	306
-----------	-----

茅 盾

白杨礼赞	324
------------	-----

四、戏 剧

丁西林

压迫	331
----------	-----

曹 禺

雷雨（第二幕）	350
---------------	-----

郭沫若

屈原（第二幕）	391
---------------	-----

贺敬之等

白毛女（故事梗概）	408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精 读 部 分

一、小 说

謝彭壯公

小

阿 Q 正传^①

鲁 迅

鲁迅（1881——1936）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，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和革命家。原名周树人，浙江绍兴人。

他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家庭，幼年时常随母亲鲁瑞到农村外婆家，结识了农村孩子，和农民有较密切的联系。七岁开始读私塾，除读“四书”“五经”外，还读“笔记”“野史”等杂书，并喜爱民间艺术。十三岁时祖父因事下狱，接着父亲患重病去世，家庭经济由小康而坠入困顿，使少年鲁迅体验到社会的黑暗。

1898年到南京水师学堂求学，次年改入路矿学堂。在南京，他读了严复翻译的《天演论》，接受了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。

1902年3月赴日本留学，抱着“科学救国”的思想入仙台医学专学医。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使他认识到医治国民精神上的病比医治身体上的病更为重要，遂弃医从文。1909年8月回国后，曾在杭州、绍兴任教。1912年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部员，同年5月随教育部迁往北京，先后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、佥事。这时他面对辛亥革命失败后的黑暗现实，思想非常寂寞和苦闷。

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，使鲁迅看到了“新世纪的曙光”。1918年5月，他以“鲁迅”为笔名在《新青年》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

《狂人日记》，为中国新文学立下了第一块基石。随后创作了许多小说和杂文，包括闻名世界的杰出作品《阿Q正传》。从1920年起，先后在北京大学、北京师大、北京女子师大等校兼课，因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受到反动派迫害，于1926年8月离开北京，赴厦门大学任教。1927年1月又到广州，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和文学系主任。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。其间，目睹青年中也有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，思想受到很大震动，认识了进化论的偏颇，开始发生世界观的质变。

1927年10月，鲁迅到上海定居。1928年在革命文学论争中认真学习马列主义，深入进行自我解剖，终于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。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，他是筹备人之一和实际领导者。以后，他还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，用“匕首”“投枪”式的杂文，同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进行不懈的斗争。1936年“左联”解散后，他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，积极参加文化艺术界的统一战线。同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。由毛泽东、蔡元培、宋庆龄、茅盾等组成“治丧委员会”，成千上万群众在虹桥万国公墓参加了他的葬礼。

鲁迅一生中還领导和支持过未名社、语丝社、莽原社、朝花社等进步文学社团；主编过许多文学刊物；倡导过文艺大众化运动和新兴木刻运动；翻译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和进步文艺作品；热情关怀和积极培养了大批青年作者；搜集、整理、研究了大量中国古籍，为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古代文化传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党和毛泽东、周恩来等同志对鲁迅的一生作了十分崇高的评价。三十年代以来出有各种不同版本的《鲁迅全集》，还有《鲁迅译文集》等。

第一章 序

我要给阿Q做正传，已经不止一两年了。但一面要做，一面又往回想，这足见我不是一个“立言”^②的人，因为从来不朽之笔，须传不朽之人，于是人以文传，文以人传——究竟谁靠谁传，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，而终于归结到传阿Q，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。

然而要做这一篇速朽的文章^③，才下笔，便感到万分的困难了。第一是文章的名目。孔子曰，“名不正则言不顺”^④。这原应该是极注意的。传的名目很繁多^⑤：列传，自传，内传，外传，别传，家传，小传……，而可惜都不合。“列传”么，这一篇并非和许多阔人排在“正史”^⑥里；“自传”么，我又并非就是阿Q。说是“外传”，“内传”在那里呢？倘用“内传”，阿Q又决不是神仙。“别传”呢，阿Q实在未曾有大总统上谕^⑦宣付国史馆立“本传”^⑧——虽说英国正史上并无“博徒列传”而文豪迭更司^⑨也做过《博徒别传》这一部书，但文豪则可，在我辈却不可的。其次是“家传”，则我既不知与阿Q是否同宗，也未曾受他子孙的拜托；或“小传”，则阿Q又更无别的“大传”了。总而言之，这一篇也便是“本传”，但从我的文章着想，因为文体卑下，是“引车卖浆者流”所用的话^⑩，所以不敢僭称，便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^⑪所谓“闲话休题言归正传”这一句套话里，取出“正传”两个字来，作为名目，即使与古人所撰《书法正传》^⑫的“正传”字面上很相混，也顾不得了。

第二，立传的通例，开首大抵该是“某，字某，某地人也”，而我并不知道阿Q姓什么。有一回，他似乎是姓赵，但第二日便模糊了。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，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，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，便手舞足蹈的说，这于他也很光采，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，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

辈呢。其时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的有些起敬了。那知道第二天，地保^⑮便叫阿Q到赵太爷家里去；太爷一见，满脸赭朱^⑯，喝道：

“阿Q，这这浑小子！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？”

阿Q不开口。

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，抢进几步说：“你敢胡说！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？你姓赵么？”

阿Q不开口，想往后退了；赵太爷跳过去，给了他个嘴巴。

“你怎么会姓赵！——你那里配姓赵！”

阿Q并没有抗辩他确凿姓赵，只用手摸着左颊，和地保退出去了；外面又被地保训斥了一番，谢了地保二百文^⑰酒钱。知道的人都说阿Q太荒唐，自己去招打；他大约未必姓赵，即使真姓赵，有赵太爷在这里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。此后便再没有人提起他的氏族来，所以我终于不知道阿Q究竟什么姓。

第三，我又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么写的。他活着的时候，人都叫他阿Quei，死了以后，便没有一个人再叫阿Quei了，那里还会有“著之竹帛”^⑱的事。若论“著之竹帛”，这篇文章要算第一次，所以先遇着了这第一个难关。我曾经仔细想：阿Quei，阿桂还是阿贵呢？倘使他号叫月亭，或者在八月间做过生日，那一定是阿桂了。而他既没有号——也许有号，只是没有人知道他，——又未尝散过生日征文的帖子：写作阿桂，是武断的。又倘若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，那一定是阿贵了；而他又只是一个人：写作阿贵，也没有佐证的。其余音Quei的偏僻字样，更加凑不上了。先前，我也曾问过赵太爷的儿子茂才^⑲先生，谁料博雅如此公，竟也茫然，但据结论说，是因为陈独秀办了《新青年》提倡洋字^⑳，所以国粹沦亡，无可查考了。我的最后的手段，只有托一个同乡去查阿Q犯事的案卷，八个月之后才有回信，说案卷里并无与阿Quei的声音相近的人。我虽不知道是真没有，还是没有查，然而也再没有别的方法了。生怕注音字母还未通行，只好

用了“洋字”，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Quei，略作阿Q，这近于盲从《新青年》，自己也很抱歉，但茂才公尚且不知，我还有什么好办法呢。

第四，是阿Q的籍贯了。倘他姓赵，则据现在号称郡望的老例，可以照《郡名百家姓》^⑩上的注解，说是“陇西天水人也”，但可惜这姓是不甚可靠的，因此籍贯也就有些决不定，他虽然多住未庄，然而也常常宿在别处，不能说是未庄人，即使说是“未庄人也”，也仍然有乖史法^⑪的。

我所聊以自慰的，是还有一个“阿”字非常正确，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，颇可以就正于通人^⑫。至于其余，却都非浅学所能穿凿，只希望有“历史癖与考据癖”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，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来，但是我这《阿Q正传》到那时却又怕早经消灭了。

以上可以算是序。

第二章 优胜记略

阿Q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，连他先前的“行状”^⑬也渺茫。因为未庄的人们之于阿Q，只要他帮忙，只拿他玩笑，从来没有留心他的“行状”的。而阿Q自己也不说，独有和别人口角的时候，间或瞪着眼睛道：

“我们先前——比你阔的多啦！你算是什么东西！”

阿Q没有家，住在未庄的土谷祠^⑭里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，只给人家做短工，割麦便割麦，舂米便舂米，撑船便撑船。工作略长久时，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，但一完就走了。所以，人们忙碌的时候，也还记起阿Q来，然而记起的是做工，并不是“行状”；一闲空，连阿Q都早忘却，更不必说“行状”了，只是有一回，有一个老头子颂扬说：“阿Q真能做！”这时阿Q赤着膊，懒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他面前，别人也摸不着这话是真心还

是讥笑，然而阿Q很喜欢。

阿Q又很自尊，所有未庄的居民，全不在他眼睛里，甚至至于对于两位“文童”^②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。夫文童者，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；赵太爷，钱太爷大受居民的尊敬，除有钱之外，就因为都是文童的爹爹，而阿Q在精神上独不表格外的崇奉，他想：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！加以进了几回城，阿Q自然更自负，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，譬如用三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，未庄叫“长凳”，他也叫“长凳”，城里人却叫“条凳”，他想：这是错的，可笑！油煎大头鱼，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，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，他想：这也是错的，可笑！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呵，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！

阿Q“先前阔”，见识高，而且“真能做”，本来几乎是一个“完人”了，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。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，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。这虽然也在他身上，而看阿Q的意思，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，因为他讳说“癞”以及一切近于“赖”的音，后来推而广之，“光”也讳，“亮”也讳，再后来，连“灯”“烛”都讳了。一犯讳，不问有心与无心，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，估量了对手，口讷的他便骂，气力小的他便打；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，总还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。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方针，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。

谁知道阿Q采用怒目主义之后，未庄的闲人们便愈喜欢玩笑他。一见面，他们便假作吃惊的说：

“唉，亮起来了。”

阿Q照例的发了怒，他怒目而视了。

“原来有保险灯在这里！”他们并不怕。

阿Q没有法，只得另外想出报复的话来：

“你还不配……”这时候，又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，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；但上文说过，阿Q是有见

识的，他立刻知道和“犯忌”有点抵触，便不再往底下说。

闲人还不完，只撩他，于是终而至于打。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，被人揪住黄辫子，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，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，阿Q站了一刻，心里想，“我总算被儿子打了，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……”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。

阿Q想在心里的，后来每每说出口来，所以凡有和阿Q玩笑的人们，几乎全知道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，此后每逢揪住他黄辫子的时候，人就先一着对他说：

“阿Q，这不是儿子打老子，是人打畜生。自己说：人打畜生！”

阿Q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，歪着头，说道：“打虫豸，好不好？我是虫豸——还不放么？”

但虽然是虫豸，闲人也并不放，仍旧在就近什么地方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，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，他以为阿Q这回可遭了瘟。然而不到十秒钟，阿Q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，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，除了“自轻自贱”不算外，余下的就是“第一个”。状元^⑤不也是“第一个”么？“你算什么东西”呢！？

阿Q以如是等等妙法克服怨敌之后，便愉快的跑到酒店里喝几碗酒，又和别人调笑一通，口角一通，又得了胜，愉快的回到土谷祠，放倒头睡着了。假使有钱，他便去押牌宝^⑥，一堆人蹲在地面上，阿Q即汗流满面的夹在这中间，声音他最响：

“青龙四百！”

“咳——开——啦！”桩家揭开盒子盖，也是汗流满面的唱。“天门啦——角回——啦！人和穿堂空在那里啦——！阿Q铜钱的拿过来——！”

“穿堂一百——一百五十！”

阿Q的钱便在这样的歌吟之下，渐渐的输入别个汗流满面的

人物的腰间。他终于只好挤出堆外，站在后面看，替别人着急，一直到散场，然后恋恋的回到土谷祠，第二天，肿着眼睛去工作。

但真所谓“塞翁失马安知非福”^②罢，阿Q不幸而赢了一回，他倒几乎失败了。

这是未庄赛神的晚上。这晚上照例有一台戏，戏台左近，也照例有许多的赌摊。做戏的锣鼓，在阿Q耳朵里仿佛在十里之外；他只听得桩家的歌唱了。他赢而又赢，铜钱变成角洋，角洋变成大洋，大洋又成了迭。他兴高采烈得非常：

“天门两块！”

他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了。骂声打声脚步声，昏头昏脑的一大阵，他才爬起来，赌摊不见了；人们也不见了，身上有几处很似乎有些痛，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，几个人诧异的对他看。他如有所失的走进土谷祠，定一定神，知道他的一堆洋钱不见了。赶赛会的赌摊多不是本村人，还到那里去寻根柢呢？

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！而且是他的——现在不见了！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罢，总还是忽忽不乐，说自己是虫豸罢，也还是忽忽不乐；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。

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。他擎起右手，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，热刺刺的有些痛；打完之后，便心平气和起来，似乎打的是自己，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，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，虽然还有些热刺刺，——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。

他睡着了。

第三章 续优胜记略

然而阿Q虽然常优胜，却直待蒙赵太爷打他嘴巴之后，这才出了名。

他付过地保二百文酒钱，忿忿的躺下了，后来想：“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，儿子打老子……”于是忽而想到赵太爷的威风，

而现在是他的儿子了，便自己也渐渐的得意起来，爬起身，唱着《小孤孀上坟》^②到酒店去。这时候，他又觉得赵太爷高人一等了。

说也奇怪，从此之后，果然大家也仿佛格外尊敬他。这在阿Q，或者以为因为他是赵太爷的父亲，而其实也不然。未庄通例，倘如阿七打阿八，或者李四打张三，向来本不算一件事，必须与一位名人如赵太爷者相关，这才载上他们的口碑^③。一上口碑，则打的既有名，被打的也就托庇有了名。至于错在阿Q，那自然是不必说。所以者何？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。但他既然错，为什么大家又仿佛格外尊敬他呢？这可难解，穿凿起来说，或者因为阿Q说是赵太爷的本家，虽然挨了打，大家也还怕有些真，总不如尊敬一些稳当。否则，也如孔庙里的太牢^④一般，虽然与猪羊一样，同是畜生，但既经圣人下箸，先儒们便不敢妄动了。

阿Q此后倒得意了许多年。

有一年的春天，他醉醺醺的在街上走，在墙根的日光下，看见王胡在那里赤着膊捉虱子，他忽然觉得身上也痒起来了。这王胡，又癞又胡，别人都叫他王癞胡，阿Q却删去了一个癞字，然而非常渺视他。阿Q的意思，以为癞是不足为奇的，只有这一部络腮胡子，实在太新奇，令人看不上眼。他于是并排坐下去了。倘是别的闲人们，阿Q本不敢大意坐下去。但这王胡旁边，他有什么怕呢？老实说：他肯坐下去，简直还是抬举他。

阿Q也脱下破夹袄来，翻检了一回，不知道因为新洗呢还是因为粗心，许多工夫，只捉到三四个。他看那王胡，却是一个又一个，两个又三个，只放在嘴里毕毕剥剥的响。

阿Q最初是失望，后来却不平了：看不上眼的王胡尚且那么多，自己倒反这样少，这是怎样的大失体统的事呵！他很想寻一两个大的，然而竟没有，好容易才捉到一个中的，恨恨的塞在厚嘴唇里，很命一咬，劈的一声，又不及王胡响。